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獻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舉人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一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賦

南越木槿賦

陳江總

日及多名藪賓肇生東方記乎夕死郭璞贊以朝榮潘
文體其夏盛嵇賦憫其秋零此則京華之麗木非於越
之舜英南中新草衆花之寶雅什未名騷人失藻雨來

翠潤露歇紅燥疊萼疑藥低莖若倒朝霞映日殊未妍
珊瑚照水定非鮮千葉芙蓉詎相似百枝燈花復羞燃
暫欲寄根對滄海大願移華列綺錢井上桃蟲難可雜
庭中桂蠹豈見憐乃為歌曰啼妝梁冀婦紅妝蕩子家
若持花並笑宜笑不勝花趙女垂金珥燕姬插寶珰誰
知紅槿艷無因寄狹邪徒令萬里道攀折自咨嗟

白鸚鵡賦

唐王維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於素

彩惟茲鳥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爾其入翫於人見珍
奇質狎蘭房之妓女去桂林之雲日易喬枝以羅袖代
危巢以瓊室慕侶方遠依人永畢託言語而雖通顧形
影之非匹經過珠網出入金鋪單鳴無應隻影長孤偶
白鷗於池側對皓鶴於庭隅愁混色而難辨願知名而
自呼明心有識懷恩何極芳樹絕想雕梁撫翼時銜花
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稟雅容非飾含火德之
明輝被金方之正色至如海燕呈瑞有玉篋之可依山

雞學舞向寶鏡而知歸皆羽毛之偉麗奉日月之光輝
豈憐茲鳥地遠形微色凌紈質彩奪縵衣深籠久閉喬
木長違儻見借其羽翼與遷鶯而共飛

越人獻馴象賦

杜 甫

倬彼馴象毛犀所推特稟靈於荒徼思入貢於昌期豈
不以獻我今辰自林邑而來者稽之舊史在成康而紀
之一則識王者之無外一則見遐方之不遺苟形瓌之
足偉孰路遠之云辭於是出豐草去長林殊狉狉之被

格異猩猩之就擒厲其容也故獸伏我力和其性也故
人知我心作蠻方之貢為上國之琛萬國標奇名已馳
於魏闕千年表慶價實越於南金況乘之便習或訛或
立動高足以巍峨引修臯而噓吸塵隨蹤而忽起水將
飲而迴入牙櫛比而摻摻眼星翻而熠熠中黃雖勇力
不能加倉舒信奇知之莫及服我后之皁棧光有唐之
域邑驅之則百獸風馳翫之則萬夫雲集故其威容足
尚筋力殊壯輪囷而重若旄丘鼎鬲而高如巨防執燧

奔戰牽鈎委貶遇之者或驚駭而反行覘之者或披靡而遙望何斯象之剛克兼美義之不忒懼有齒而焚軀故全身而利國縱使牛能任重馬有報德徒久困於輪轅又每傷於銜勒豈如我邈自遠藩來朝至尊辭桂林之小郡入閭闔之通門負名聞之籍籍守馴擾以存誠幸投之於芻蕘豈敢昧於君恩

斑竹筆管賦

并序

李德裕

予寓居於郊外精舍有湘中守贈以斑竹筆管奇彩爛

然愛玩不足因為小賦以報之

山合沓兮瀟湘曲水潺湲兮出幽谷緣層嶺兮茂竒篠
夾澄澗兮聳修竹鷗鵠起兮鈎輶白猿悲兮斷續實璫
璫兮來鳳根聯延兮倚鹿往者二妃不從獨處茲岑望
蒼梧兮日遠撫瑤瑟兮怨深灑思淚兮珠已盡染翠莖
兮苔更侵何精誠之感物遂散漫於幽林爰有良牧採
之崑趾表貞節於苦寒見虛心於君子始裁截以成管
因天姿而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自我遂

初塊然巖中泰初憂而絕筆殷浩默而書空忽有客以
贈鯉遂起予以雕蟲念楚人之所賦實周時之變風昔
漢代方侈增其炳煥綴明珠以為桺飾文犀以為玩徒
有貴於繁華竟何資於藻翰曾不知擇美於江潭訪奇
於湘岸况乃彩筆有煒列於詩人周得之以操牘張得
之以書紳維茲物之日用與造化而齊均方寶此以終
老永躬耕乎典墳

倚門望子賦

五代

梁 嵩

蒼蒼茫茫道遠倚倚望望情傷念蕩子之久別投慈心
於遠方渺渺何之動幽懷於眷戀滔滔不返向上國以
觀光當其截髮投師操心託迹遙望帝都俯登紫陌嚙
臂於衛國門前題柱於昇仙橋側擔簦日久希寸祿以
資榮負米程遙仗何人而請益征輪蓬斷別騎塵飛睇
盼睠睠凝思依依欲歷而既升雲路遙憐而獨倚柴扉
汨沒難明我則每晨昏而悵望宗支有託汝曷無早晚
以言歸常曠望於烟霄每淒涼於蓬華杳杳兮故鄉寂

寂兮舊室幾行鴈陣空來萬里家書難述水聲遽驚懷
古之思別恨惟對秋風之夕眷戀徘徊愁心靡開抑鬱
之情恒自切湮淪之事有誰哀駕一葦於津涯誠難去
矣聽孤鴻於碧落得不悲哉想彼淹留傷予離索躊躇
今不止優游乎何託盈庭之萱草徒榮滿眼之蘆花自
落楊朱陌上蕭條而恨淚潛潛漢武臺邊宛轉而殘霞
漠漠恨陸海之高深念行役以難尋憶昔伯俞之志寧
無泣杖之心見月而常憐獨坐聞蛩而每憶寒吟動茲

懷土之思惟憑蜀魄觸爾還鄉之計暗託秋砧嗟夫峨
峨仲丘殷勤士子獻書之數復何如干祿之心幾時止
遣我日日望紅塵未見此心終未已

嵩平南人仕南漢
劉襲襲多奇政嵩

求去因獻此賦
襲即命歸奉母

桂林中秋賦

并序

宋范成大

乾道癸巳中秋湘南樓月色佳甚病起不觴客又祈雨
蔬食清坐默數年來九遇此夕皆不常其處乙酉值三
館丙戌與嚴子文游松江有來歲復會之約丁亥又以

薄遽走陽羨與周子充遇於菴畫溪上戊子守括蒼已
母以經筵內宿庚寅出使次於睢陽辛卯出西掖泊舟
吳興門外壬辰始歸石湖而今復踰嶺歎此生之役役
次其事而賦之

登湘南以獨夜兮挹訾州之橫烟絳霄艷其光景兮湧
冰鏡於蒼巔悵旻宇之佳節兮并四者其良難矧吾生
之漂泊兮寄遽廬於八埏九得秋而九徙兮靡一枝之
能安上瀛州而瀑飲兮當作噩之初元旋水宿於垂虹

兮滉金碧之浮天剋後期而竟爽兮忽罨畫之滄灣既
戊子而守括兮摘少微於樓蘭丑寓直於玉堂兮聽宮
漏之清圓再西風而北征兮清笳咽於夜闌迨返旆之
期月兮放苕雪之歸船幸故歲之還吳兮帶夕暉而灌
園甘土偶之遇雨兮就一丘而考槃今又飄飄而桂海
兮賓望舒於南躔訪農圃之昨夢兮杳征路之三千月
亦隨予而四方矣不擇地而嬋娟諒素娥之我吟兮老
色浣於朱顏

闕

觀月之曩見兮炯不動而超然適病餘

而閉閣兮屏危柱與哀絃復訟風而閔雨兮謝鼎食之
芳鮮聞清齋而晤歎兮驚足迹之間闕誰識為此驅逐
兮豈不坐夫微官知明年之何處兮莞一笑而無眠

乳牀賦

梁安世

吳中以水為鄉嶺南以石為州厥惟桂林巖空穴幽玲
瓏嵯峨磊落雕鏤欲縻繩而篝火寔糧絕而道悠石有
脈其何來泉春夏而滲流積久而凝附贅垂疣或擊斯
鐘或振斯裘或蓮斯葩或筍斯抽或胡而龍或春而牛

或象之嗅或鼃之浮或麟其角或馬其騶或躍而魚或
攀而猴或粲金星或羅珍羞或肺而支或臂而瘤或金
之隆或囊之投或溜而騰或疊而丘或鑿圭竇或層岑
樓或賈犀貝或農鋤耰或士冠纓或兵兜鍪或下上而
相續或中闕而未周稽本草之乳牀特精牖之不侔爾
抑嘗以歲而計之十萬年而盈寸度尋丈之積累歲合
逾於千萬肇開闢而距今邈春秋其幾換蠟屐之士倏
來亟散訝泉乳之能堅若朝菌之暮旦孰知頑礦天理

密運自立於岱能言於晉望夫而化殞星而鎮生公談
妙而點頭初平叱羊而爭進凡如劍如佩如紳如弁如
拱而侍如坐而眄既具人之形體蓋閱世而默見吾將
灰心槁質孱顏畔岸兀坐嵌巖之側觀融液之流轉自
分及丈十百而羨高低聯屬柱擎臺建小留侯濟北之
遇玩蓬萊六鰲之抃俾磨崖刻畫之子孫當語之以老
人大父之貴賤雖蓋傾而輿穿戴一姓之奄旬儻謂瘴
鄉之不可久居夫豈知處夷險而其志不變者邪

融縣真仙亭賦

易祓

奔走崑之岑律兮歷磴道之委蛇慨曩日之層濶兮訪
危亭於故基乃芟乃削兮乃詢我龜寄錘釣於心宰兮
付匠石以成規與輦闌以雲浮兮殆與古以爲期猗歟
異哉物與人之相求兮每扞格而難逢苟襟度之弗宏
兮彼將陰伏而緘封何前節而後麾兮曾莫表其遺蹤
倏楚歌之激咷兮乃指顧於從容匪斯亭之傑特兮羌
丘壑於心胷試登臨而偶步兮紹昔人之勝游仰徐瞻

於峭壁兮俯獨瞰於湍流旁於一人之彷彿兮儼冠服
以清幽恍陳前之萬象兮森舞鳳以騰虬宜斯亭之對
峙兮若將迎而獻酬融州之民兮爾裳爾衣從公於亭
兮公不我違公朝而往兮山澤瞻乎其晴暉公暮而返兮
烟霞靄乎其霏微樂其樂於吾民兮非公其誰與歸故
曰天地鬼神之所祕兮不以古今為存亡也紛宇廟之
萬有兮於人實為之低昂也鑒達人之大觀兮固將羞
崑崙而隘八荒也斂經綸於方寸兮聊杖履以徜徉也

使後登斯樓而懷感兮此吾融州太守之甘棠也

梧州南薰樓賦

并序

明 富 禮

洪武癸丑禮僉憲廣西分司梧郡是年至梧徧歷所屬
州縣越明年甲寅春三月始克畢事復還至梧與憲使
何文通李源道同登譙樓閱郡志見前記郡廳者三人
焉曰莫日龍曰陳楠生曰思誠呂公在前代文章政事
籍籍可考其名樓曰南薰於茲郡甚稱適時初夏薰風
南來仰聖德之如天嘉生民之休息迺為之賦其辭曰

揚州之域牛女之墟火山峨峨是為蒼梧客有登譙樓而容與覽風景而踟躕喜四民之樂業感萬物之昭蘇俄而薰風南來新涼如水披襟當之悠然而喜顧謂同行二人者曰思昔有媯御極重華協德海隅蒼生順帝之則居於深宮衿衣鼓琴載歌南風以和民心是風也起自離宮入於坎穴徘徊綠水之濱宛轉青蘋之末度茅茨而輕雲不飛拂土階而纖塵如抹於斯之時戶無疵癘之民家無夭札之子鼓腹而游者忘匱乏之虞含

哺而嬉者絕憂愁之思帝於是省方南巡言至於梧
二後屬飛廉前驅鸞鳴和應風隨帝車梧也何幸重瞳
屢顧出作入息恐帝之去物換星移去古既遠而執熱
願濯惟古之思蛇鬪龍爭鯨吞虎噬桂林象郡之區尉
佗都老之裔歷漢唐宋至於前代不識此風者以億萬
計聖皇致治駕唐軼虞皇風熙熙徧於九區宜南薰之
長養還淳朴於古初俾濮鈞祝栗之天泰遠邠國之地
悉囿於覆幬之中同歸於發育之內豈特蒼梧之民薰

而為比屋可封之俗化而為野無遺賢之士乎禮以布
衣欽承明詔持憲廣西分司嶺嶠既竣事而言旋登斯
樓而瞻眺風飄飄而吹衣望午門於天表欲乘風而歸
去候綸音之宣召維予三人實同行役願託斯文寫諸
屋壁倘郡守之增修庶有徵於翰墨已而舟人告行雲
帆千尺覺南風之襲人尚涼生於几席

大成樂賦

并序

陳璉

洪武壬申予典教桂林越明年季冬朝廷頒雅樂至因

命熟於樂者分教諸生不逾月有成明年春丁祭八音
克諧六佾整肅神人以和時觀聽者咸相與歎賞以為
聖朝盛事予惟在昔帝王制作之美必有鋪張盛功歌
詠休烈者矧今聖明御宇崇尚斯文典章禮樂之懿誠
足誇前代而冠百王予忝司教鐸親覩盛事不揆庸陋
為大成樂賦一通方之古人之作終有餘愧然區區忠
愛之誠固有不能自己者其辭曰

於赫明聖德冠百王奉天承運統有萬方立人極扶紀

綱頌正朔朝明堂禁網疎濶刑書審詳振文風於九有
施化雨於八荒災沴不作歲時豐穰景星耀而泰階平
虹霓見而日月光醴泉芝草不足為瑞慶雲甘露不足
為祥首興文教禮我素王悼禮樂之廢墜欲制作而未
遑閱歷有年始見更張爾乃載命太常爰稽古式樂作
大成舞用六佾惟精惟美弗疎弗迫惟爾百司恪恭乃
職於是採嶰谷之竹出泗濱之石擇文梓之良材揀孤
桐之美質旁搜金革廣聚膠漆衆材適備羣功協力所

作伊何鐘磬琴瑟簫鼓祝敵塤箎笙笛惟武有具亦既
整飭輝煌旌麾左右兮翟告成功於九重動歡聲於百
辟天子曰嘉錫以雅名載頒侯泮如勅奉行惟桂有學
歲年屢更絃歌洋洋不減武城適雅樂之頒至當甲戌
之上丁將祭之日天朗氣晶乃設簋簠宿懸於庭暨於
行事風雲不興庭燎輝輝衆星熒熒岳牧承祀極其精
誠珮玉鏘鏘冠履盈盈篚帛式陳牲醴惟馨麾幡斯舉
衆樂皆鳴嗶嗶乎簫韶之音嗶嗶乎鸞鳳之聲調陰陽

之律呂分宮徵之濁清舞蹈迭舉登歌載升合止有節
既和且平是以觀聽者莫不神領而意會心開而目明
不惟感於人心實能格於神靈豈非妙拊擊之條理而
集衆音之大成也邪矧我素王挺生東魯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允為帝王之師作我斯文之祖仰聖德之巍巍
為累朝之褒異始於高皇元帝之時次及建武延光之
際三牲之祀起於西晉太牢之設見於後魏惟北齊之
顯祖亦克遵於古制大興於李唐之朝尤盛於宋元之

世禮器既全樂器亦備非惟謚號之極其尊崇而封爵亦延及其後裔古稱成均首善之地廟學有嚴祀享弗替瞻翠華之層臨聆玉音之屢至雖萬乘之至尊亦禮奠而致祭豈非以道不以功以德不以位邪今聖明在御車書會同制禮超前代之盛作樂成太平之功是以文教聿興孔道尊崇躋斯民於仁壽致四海於時雍益將登五帝而並三王又豈漢唐宋元區區者之足比隆哉

重修靈渠賦

并序

顏 皞

桂林之興安有靈渠秦史祿之所治也漢時馬援修之
有明麗天天子修水利以便民於是尚書嚴公奉命復
修之至數月而功成焉天子嘉之士大夫皆為文以紀
其事予遂為之賦曰

鴻濛浩兮初分山川阻兮崑崙哀炎荒之萬里兮矗海
山之雲屯千崑萬壑之奔流兮會漢潭而為湫神人決
靈渠而東之兮入三湘而下流何天荒而地老兮殆不

免於陵谷當我明之疆理兮靡一事而弗勛惟使相之
任重兮奉明詔而東行置子馬兮江臯揚吾舟兮洞庭
集萬夫於農暇兮爰濬治而得經方驚濤之洶湧兮浩
湯湯而不息於是疊雲根於萬鈞立陡門之三十束微
波之盈盈瀉寒流於一碧挂長虹於九天橫銀河於東
壁遂舟航之往來使公私而便益餘波流潤兮溉萬頃
之芝田橫梁架道兮歷千古而弗顛追史祿之功既有
傳於往日載伏波之力亦何愧於當年偉使相之成績

展宏才之經綸弗怠於事不勞其民宜有光於史冊表
丹心之忠勤復為之歌曰興安之山兮蒼蒼靈渠之水
兮洋洋此邦之民兮樂且康頌公之德兮山高水長

芝軒賦

并序 督府堂後 軒在

胡 榮

都憲韓公總治兩廣開府蒼梧之歲有芝七莖產於行
臺東池之上遂作軒揭名志瑞應於方來謹稽載籍有
曰芝生於土土氣和則芝草生又曰王者慈仁則有芝
草生矣榮忝職文學侍公左右目覩斯瑞因為賦頌之

其辭曰

天地函和秀氣肇敷挺生靈草嘉瑞珍符蘊日星之精
采承雨露之滋濡炳五色兮煥爛濯六英兮郁如土質
純而莖紫金蘂錯而柯朱翳開府之臺榭絢翠草之庭
除叢蘭發其芬馥綠竹增其清虛葩層綺而晨結輝奪
霞而晚舒豈栽培而載植抑不根而不株異衆芳之開
落諒有榮而無枯閔幽香於奧室美君子兮與居於是
考厥攸感由公總憲綱紀藩翰綏輯宇縣展才卓犖修

政罔倦文士俎豆之陳武將牙旗之建咸簡能而黜否
候儒立而頑勸熄狼烽之飛鯨底民居於永奠雖抑情
以奉詔亦罔極之為戀肆玄穹兮降監錫無疆兮佑眷
因物產以表祥俾治平之日見公乃名軒以芝休徵用
章詞林興頌歌聲洋洋非云溢美爰罄揄揚矧公志之
謙抑歸感召於吾皇覽商顏之采茹殆隱逸之所藏彼
玄光之服食亦既涉乎渺茫若昔炎漢元封之始甘泉
之官聿薦芝房神爵紀元函德之殿金芝煌煌茲故應

君之忠孝大昭信史之耿光再稽列傳古有孝子曰章
曰楊天監其誠廬於墓傍亦有邵宰化行新昌天亦監
之芝草為祥斯有善行之徵厯千載而流芳丕惟今日
主聖臣賢仁風義澤遐布旁宣聲歌所暨周於八埏兩
間和氣充洽龐全故有芝草惟時產焉肅聞當宁惕然
恐懼不侈祥瑞恒省災異方且放珍禽屏竒技隆孝養
謹時祀恤窮民罷瘵吏期五穀之豐登書大有以表歲
誠罔眩後世之虛文而懋式前王之祇畏公亦仰體宸

東在位靖共咨詢咨度采菲采葑靡姦弗遠靡德弗崇
一夫不獲引咎責躬儼古人兮維則復邃古之淳風茲
葢元首股肱同寅協恭允克致中和贊化育平泰階調
玉燭將覩麒麟鳳凰萃於郊藪醴泉甘露降於宮囿必
有太史抽毫據事特書紀一時之靈瑞同茲軒而悠久

鼠賦

桑悅

桑子出倅龍城眇焉羈旅斜日沉山離羣索處酸風撼
屋以長鳴苦雨滴簷而似語各妻孥於一方違君親於

萬里澹孤燈而照影抱百憂以延佇梁間壁孔忽然有
聲肅肅谷谷呦呦嚶嚶儼若號猿倏若啼嬰是羣鼠之
變怪豈畸人之可聽須臾就枕結陣雜沓轟屏震案偷
餐浪啜溫暘渡合羅而車騎啁啾王尋敗昆陽而人畜
蹂踏使我寢焉而驚夢焉而愕隍中不迷難尋列子之
鹿園內未經奚化莊周之蜨鳴呼噫嘻爾生何為喻煙
載爾雅之篇穴處紀禹貢之書翻瓊攪黃山谷之夜眠
戴冠兆霍子孟之族誅曾子將歌而莫搏淮南輕舉而

被驅所以其形甚微詩詠其碩春秋紀異牛角被食子
瞻謂之曰黠元明名之曰劇危俠客之是中枉飛鸞之
受嚇遷徙不常今古共惡壞永某物柳子厚文之鑒戒
穿公家墉于公異宣於露布是非吾行之獨遭乃爾所
行之有素生育甚繁羽鱗間化渴何妨兮飲河巢可憎
兮託社歎蒙貴之莫尋偉活禡之無價誅之不可勝誅
縱之亦何所顧藉也邪吾將收視返聽兌聰塞明穴隙
重熏衣笥牢扃自治嚴密外物孰撓小非大患衆亦難

勝無可奈何付之冥冥

游花石巖賦

黃宣

於爍懷陽秀石峙嶸盤錯蒼梧枕輶交粵挺玄黃之麗
象跨嶺海而橫越乘標引峰連綿嶺嶺體爽磴以屹巖
紛郁郁以纒列或靠嵬兮而乍容或塘屹兮而漸嶢或
簪岑兮泰刺以參差或嶙峋兮嶮岨而斷絕或下平行
而曠蕩或上谿訝而截薛於東則青江潯涌蕩其曾於
南則赤水激湔湧其穴其巖則有四門洞矚從橫崎嶇

崑崙怪岬儼若天闕芝房無以參閭風不能劣於前則
有沖天石竇上泊玄幽炫燿虹蜺干斗射牛雲鳥穿飛
曾莫知其攀遊於旁則有坂坻巘坼而成巘狀若渠蓮
旖旎太華競秀爭妍游女弄奇於若邪之曲耕父揚光
於清泠之淵於右則有北面齊嶽雙峰峻肆隆崇巋峴
豐冠山之朱堂盤紆玲瓏儼員嶠之瑤室爾乃開白雲
之莊披素書之帙藤簾雲幌霏霏映日圓池生明曲若
新月邈乎哉洵宜望之無際恬矣哉益流盼而靡一至

若青冥迴薄巍巍銀表道人兮羽化雲女兮嫋嫋金鵝
石魚兮時不散龍鼎玄珠兮沈不曉淒乎雲淹兮神何
奇溢乎水滴兮澤奚小爾乃登巉峴覽遐逝披巉巖眺
諸石則有決若奔驟類天馬之騰空宛若游龍儼巨鰲
之立極或前橫若削而筆聳或後赴若敵而劒擲或翁
若雲門而靉靆或覆若洪鍾而仆仄或連若累空而輻
輳或散若蹲踞而遠埴美哉茂麗臨望廣矣奇矣衆備
難覩記矣於是乃列寺營址棲樓於後東西膠葛南北

駢複雕奕鏤采異出奇構於是乃崇基表剝金彩玉璞
施不捨之壇結無緣之閣掩室摩偈演勿照之真明杜
口毗邪通息言之妙覺夫然後九衢之草千芳四照之
花萬灼崖谷共清地景交連於是同塵并井都人女士
袿服靚妝雜沓雲纚躡臯巒以馳騫蕩神情之曠美恨
百年之迅度日豐容之難似追穹輿之無盡識蜉蝣之
幾遇於是有朱輪鼎貴儗從奕奕陳詩采風飛觴舉白
澹忘懷乎紛務暢游倪於瞬息於是有玄真之子輕妙

之容攀雲巍之石室尋霞舉之仙舄仰蔥翠以延脰恣
遨遊以高適此則花石洞之梗概世得為雄羨者也若
夫恬暉韶而葉綺感豔節而花燦雜好鳥之流聲釋機
情於魚釜翫盈虛於物化挾奧義於瓊篇綠草萋而送
春朱櫻薦而迎夏愛晨風之弄旭厭夜黃之噪夜閒跣
躡於月觀喜澹蕩於風榭搜沈瀟以魂搖託沈騷而賦
寫人安得而不懷余安能以自默乎客曰若吾子之言
大都能道其要妙所謂殫究於前聞發蒙於未覺矣盍

金少卿集卷一
為竟其說焉遂亂曰遼廓萬有天地宅兮崩劣茲石恢
奇怪兮鴻荒無傳誰斧鑿兮巖巖具瞻洵俯仰兮苞光
靈曜施莫厚兮必有偉人代相符兮斐辭知謬美讚侑
兮

送遠賦

出國門之莽蒼兮渺長路之悠悠沂江潭以邁征兮將
從役乎炎州伐菌桂以為楫兮剗貞松而為舟驅湘漁
以方之兮要尼父與之同浮獲予心之所安兮雖顛隤

其何悔苟調劑之中製兮噉荼堇以為美緬修名之有
則兮非矯飾之可希指九皇以矢心兮百神下而察之
冀皇路之無頗兮何顧乎予之中私遺綿力以侘效兮
奚芥蒂乎崇卑嗟青春之凝沍兮屬戒行而淫雨風披
離而慄怒兮雲觸石而游宇潢潦滉漾以彌望兮泥淖
縱橫而淤沮心一日而九馳兮車欲發而齟齬友生瞻
望而野泣兮歷桂醕而留連青衿遮道而攀轅兮足頓
地而呼天懷德義之滲漉兮固去而不能舍也蘭蕙遠

而逾馨兮豈惜夫知者之寡也鳳凰跼乎丹丘兮餘音
嘹唳而振八極賢哲耿介而抗行兮四海尚其明式衆
增羨而侈美兮予獨潛悲而於邑俾余躬之昭昭兮寧
均戴乎白日亂曰桂棹夷猶越南荒兮濤濤江流經舊
邦兮登甘獻醇承北堂兮善以為寶樂何央兮挾幽展
屈患彼方兮皇鑒其昭道將昌兮鴻名駿烈允無疆兮

靈渠賦

并序

方昇

廣西古百粵地舊無河道舟楫不通秦時史祿始鑿山

導水名曰靈渠地屬興安至唐李渤復立陡門三十有六視水之消長而開閉焉自是人無負戴之苦而得灌漑之利矣臨川方生為之賦曰

繫百粵之故地聳千仞之層巒犬牙交廣之域襟帶湖湘之間右走甌駱左控荆蠻入嶺首邑曰惟興安氓雖雜於猺獠士則習於衣冠井畫區分膏腴千頃星羅棋布村落幾團商賈歎羊腸之曲屈衆人憂旱魃之雕鑕田疇龜坼而莫救道途蜚蜚之惟囂賴嬴秦之史祿鑿

碣石之巘岼爰闢靈渠乃轉漕運至唐李渤益加疏濬
陡三十六開閉同閘河之規模堤百千尋延袤恍長城
之步仞舟楫既通貨物交進遂使天下之旅重可輕而
遠可近水利既周稼穡膏潤但見一邑之民旱不乾而
貧不因熱者濯之若愈疾疫渴者飲之若戀良醞是以
亘古至今取之不窮而用之不盡其利也博其源也長
濫觴於海陽之麓潄滙於分水之塘泓澄涵濇浩淼汪
洋春風蘋藻之綠夏日芰荷之香金波漾月素練凝霜

漁歌欸乃帆影飄颻宜乎騷人墨客之題詠而達官君子之徜徉也其來也有自其去也有方南則達於兩廣北則會於三湘由是雕題文身之國缺舌螺髻之鄉畢獻琛而奉贄見重譯而來王羽毛鱗介珠璣犀象海錯山珍千形萬狀皆得乘長風破巨浪登金門而進皇上也若乃衆流之會千流萬派縈迴百折如環如帶漾波灩之參差響秋聲之澎湃司之者有武弁之士役之者有成卒之輩兩岸之山峒峒峒峒巨石峙千秋之峽長

虹駕萬里之橋聖殿高於白雪之峰寶塔沖乎碧落之
霄舟車輻輳闐闐喧囂邑治斯建政令出焉學校斯設
教化施焉處士之巖竄窳而隱其後狀元之峰竒偉而
卓其前宜其成萬寶而聚百貨鍾英傑而產才賢若宋
之唐則唐介丘養浩唐彪功名烜赫圭組蟬聯迨及我
朝治教休明人文宣朗曰趙曰秦若唐若蔣科名烜赫
圭組相望是皆沐聖化之涵濡而當時之所尚也思昔
李冰堰江注水於蜀郡蘇軾築堤灌田於浙東蓋其所

為之善雖滋一時之利豈若茲渠之建克成萬世之功
顧愚生之慶幸逢昭代之時雍覩靈渠之潤澤喜民物
之雍容灑長箋之翰墨陋小技之雕蟲冀皇圖於鞏固
濡聖澤於無窮亂曰渠之水兮波湯湯溉稼穡兮通舟
航獻琛贄兮進明王產賢才兮佐廟廊沾聖澤兮及八
荒縣國祚兮天地長

南游賦

田汝誠

歲次閏茂月旅夷則歷日戊寅七夕令節田子將祗役

桂林貌馬異域戒行李辭嚴君展瑩宅謝姪姻供帳南
浦弭楫西津迺喟然歎曰迢迢畏途險矣隘矣佻佻征
夫厯矣億矣夫運有窮通事有順逆安土敦仁謂之迪
吉故度德量能中外以秩者君之制也委身陳力夷險
無擇者臣之義也猥經術之寡昧兮濫策名於盛時效
涓埃於一紀兮倣沿牒而登資王程檄其孔棘兮誼不
可乎稍留遂揚舲以遄往兮訊南紀而遠游闕庭闈之
定省兮眷桑梓之綢繆雖慰親以強笑哀憑心其曷瘳

路尸糈而負米曾受杖於耔瓜尊叱馭以馳阪嶠絕裾
而忘家伊數賢之異趣兮予惟三復乎白華景孔門之
崇孝兮何百行之能加陟五雲以騁望兮散予心之鬱
伊禹穴蔚其對溪兮微河洛而永思輯瑞帛以會計兮
防風後而蒙誅孔斥怪而不語兮胡辯骨之專車俄瑤
山之岑嶺兮突秋江之怒濤乍翱翔以徐進終踟蹰以
彌高束赭峽而訇礚薄赤亭以消搖陵廣斥而雲布迫
枝汜而熊咆來不知其所吐兮去莫測其所韜將堪輿

之噫吸兮疇胥怒之能招降層岑而即舸兮御魚浦之
緒風淹定山以回眺兮眇鳳嶺於冥濛旦予發於浙汭
夕倚櫂於桐廬斟文漣以淪茗茅翠荇以為茹山川鬱
其盤飢兮信玄聖之儲胥攬予纓之纚纚兮濯嚴光之
靈瀨悟入幕而輸忱曾不屈其鯁概體肥遯以居貞處
久約而能泰希巢許之遐蹤何狂奴之故態指太末以
西邁兮歷姑蔑之榛墟丁吳越之龍鬬兮悉率賦而從
之踐茹膽以勗志媼持葛以作絲藉蠡種之夾輔竟澡

恥於會稽何六千之膚敏復假虹於妖姬貴乎聖賢之
持滿兮履薄冰以自持彼何怙而淫佚兮少康祀其忽
諸悵覽古猶未厭兮增羈懷之永歎汴行颺以催發兮
紛不假乎盤桓釋余橈於澌澌總余轡於常山路威夷
兮木杪風飄蕭兮雲端感新秋之策策悲故國之漫漫
望玉斗之峨峰驚鉛溪之修渚雲冉冉以歸吳人棲棲
而泊楚亂彭蠡之汪洋兮康郎歸其在睹哂偽漢之草
竊兮規潢池以跋扈皇祖赫以龍飛兮矇不肯乎為所

鼓蛙怒於鯨波灰萬艦於一炬先扶搖以鷹搏後倉皇
以鼠沮屬四寓之承平兮杭一葦以安流帆翩翩兮賈
客眾濺濺兮漁舟塞杜蘅兮幽溆狎鳬鴈兮中洲沐膏
澤而詠勤苦兮喟太息以夷猶會長風以鵠舉聊戢翼
於洪都肅南州之高士弔黃壚以來芻蕘秉釣而少通
兮矯矯節於頽波既下榻以承間兮胡不規之以中和
處明夷而用晦兮知其無可奈也互標榜以危言兮亦
吾黨之過也誦古牒其多愍兮予姑順途以徜徉披劒

池之荒壤睇牛斗之餘光金川洌以維緩玉筍駮以高
驤慨神物之恍惚兮仙之迹復已渺茫握椒醑而叩螺
阜兮謁忠節之祠宮嘉趙宋之多士兮每登庸乎茲邦
文子袞然而首舉兮值宗社之顛傾慟赤縣之草莽扶
黃屋於滄溟靈亦知天壤之不可支兮要弘蕞以為正
竭余力始就繫兮濱九死而崢嶸誓成仁而取義兮佩
聖訓之孔明復靈歌以激烈兮涕淫淫其緣纓犯皇恐
余上往兮亦靈顛沛之所履水瀉瀑以下瀨兮擊危礪

之齒齒類駢馬之騰波象潛牛之伏渚沫沸沸兮霑衣
風泠泠兮送予將感靈而助予兮警予濟乎驚湍予既
不難於利涉兮履習坎而愈安晞庾嶺之偃蹇兮路回
回以造天石側疊以霞駸木夭矯以虬蟠憩中坐而神
掉俯浚谷以顛汗豁崇闕以紺閭兮嚴不可乎徑度通
重海以來庭納八蠻之寶賦輦犀象而甌珠翠兮歸上
國而布濩嗟曲江之人傑兮煒相業於開元闢茲闕以
懷遠兮峻故里之藩垣衣冠儼其世祀兮覽遺編而增

歆賦白羽以寄諷兮窺細德之險微予之言既艱於納
牖兮抱殷憂於長離板上帝以喪亂兮悔違弼其何追
乘凌江而下遡兮接南海之洪波憶當年之浪迹兮冒
赫羲以流槎涉朱垠之浩沔跋赤嶠之嵯峨疲精神於
夙夜兮冀青衿之速化遵半塗而削迹兮雖式穀其則
那予亦知迂疎之為患兮耿憤世而嫉邪雖忤時以多
口兮剖心腎其無他掠端州以左轉兮訊孝肅之遺黎
却片石而弗橐兮孰貪泉之能溜潯江流離而東下兮

蹇予舟以薄磷梧山龍嵒以隗靠兮路陂陀而逾峻逆
灘水以上浮兮入大荒之修垌山參差以繚繞兮冗不
知其所名峰刺天兮戟立灘渚石兮雷轟霧靈霽以下
浥雲滃渤以長蒸猩猿哀以夜嘯虎豹羣而晝行劃綠
林以唐突兮孰有戎之敢撓何茲川之塞阨兮餘百里
而無人心屏營兮逾劇途邐迥兮益屯禹胼胝以荒度
兮曠戎索而弗理降芊楚以肇封兮輓輶路以略啟王
制闕而未被兮詎文德之能救忍羈旅以伶俜兮惕二

親之遺體超陽朔而北詣今及桂林之崇墉控五嶺之
上游今鎮百粵而為邦洞重闔以方軌今壯屏翰之軍
容其中則朱門赫艷文薨鉅闕植戟鳴鐘皇宗是國次
則街衢弦直閤閑蟬聯五方服賈列隊居廛扶輿毓秀
紱冕比肩於前則連山峭崿界以重江醞清瀉濁環陰
抱陽經涂枝術貫穿越裳扼要領而南下若建瓴於穹
堂於後則培以衡嶽枕以堯阜綸絡荆潭盤宗篤厚九
疑續紛以布翼三湘迴帶以澄瀏於西則山奔水導分

湘別灘發源月竈莫測端倪引牂牁之洪派委下屬於
番禺於東則兩江迤邐與海通波飛艘絡繹鬻販魚鼈
泮散夷落北走相湖迷四郊而容與兮庶斯域之可居
鄉心愒其勃發兮衷眩曜其猶初佐旬宣以賦命兮媿
實約而名虛駑駘駕而戀攄兮思挹影於空廬遠父母
而弗穀兮陟岵岵而漣如孰有翼之可假兮願一覲夫
里閭魂展轉以達旦兮宦情索其日淡乞骸骨而返初
服兮疏欲陳而未敢擇官而仕豈臣心兮顧私衷之寡

歡傾肝膽而孰諒兮叢謗詈予以避難第抑志以就列
兮順時命而即安奉簡書以從事兮又怵瘵曠之為患
亂曰大易有訓幼所懷兮消息盈虛與時偕兮困亨而
貞反諸已兮永終知敝慎厥始兮死生富貴命在天兮
釋躁寡怨維永年兮達人大觀眇四海兮雄飛雌伏安
以待兮欣戚異感途所經兮歌以永言舒旅情兮忠信
篤敬慎身修兮雖之夷狄終無尤兮

遠游賦

并序

袁 衷

余弱冠登朝讀書中祕繼官刑曹調武選武庫災編戍
湖州赦歸蒙薦起為南武選遷職方署員外郎尋有廣
西之命昔孔子欲居九夷不以為陋廣西古百粵也今
海內同軌且余既仕矣安敢以遠辭乎爰作遠游賦以
述事抒情焉其辭曰

沐鴻施於嘉運兮擢遺仄於樊丘曳華綈以登進兮踐
舊京而嬉遊幸朝野之無事兮肆驩虞而靡憂謝文墨
之填委兮稽圖牒以諮搜差穀旦以休息兮爰嘯侶以

集傳升北山以遐眺兮遡大江而榜舟或閱武於廣場
兮或被襖於清流尋廢興於六代兮仰駿業於皇猷念
無荒之有戒兮信佚樂而不偷乏佐時之奇略兮竟投
裔於僻陬駭顏駟之龐眉兮怪馮唐之白首歎滯淹於
更生兮笑浮沉之揚叟羞子安之巧宦兮蒙良史之譏
醜偉潘仁之拙政兮賦閒居而不朽衆捷徑以窘步兮
固余顏之所厚獨修姱以委順兮諒余心之所取苟貪
婪以競進兮寧坎壈以自守昔孔聖之周流兮居九夷

而弗陋洵展禽之直道兮遭三黜而無咎顧檮櫟之非材兮雖棄捐其何有奉簡書以畏忌兮戒僕夫而啟行出樵李之下邑兮游臨安之故城痛越霸既不終兮宋社又以圯崩肅陽侯以先驅兮遵浙水以揚舲感錢鏐之雄武兮提尺劍以縱橫悼伍胥之忠憤兮浮鷗夷以隕身忽怒濤之山立兮儼白馬以耀靈沿桐江以容與兮憩嚴瀨之澄清躡高臺以長嘯兮懷哲人之典刑於是芳歲將徂玄冬告畢雨濛濛其下淫兮雪霏霏以蕭

瑟露霧暄以冥冥兮同雲曖其無色鴈離離而南翔兮
日忽忽其西匿坐修夜之難旦兮步列星以太息繹宵
戚之曩歌兮材士顛頷而失職心侘傺以紆軫兮思結
結而瞀惑水泉涸其不流兮石巉崿而阻塞既僵徊以
川浮兮復崎嶇而山陟野蕭條而無人兮獸蹲踞以屏
迹愁車殆而馬煩兮汨吾朝征而夕于役形枯槁以飢
渴兮精消鑠而內蝕魂涸養以踰佚兮涕浪浪而霑臆
撫壯年之不居兮恥修名之未立於是歷甌粵觀豫章

攀傑閣於江渚兮詠瑋辭以徬徨帝子不可作兮王生
亦已淪亡睇彭蠡之巨浸兮追鴻伐於高皇想湖水之
盡赤兮殪元兇於大黃翦鯨鯢於溟渤兮陋鉅鹿與昆
陽謁羣忠於叢祠兮覩丹青之耿光甄孫許之壯烈兮
實後先以相望咸致命以竭節兮終身滅以名揚越臨
江以信宿兮矚王筍之崇岡侈降禪於漢武兮欽登封
之閎藏忽獻歲以發春兮迴青陽於幽谷烏嚶鳴其相
和兮麗冬榮之嘉木悲去鄉其日遠兮時反顧以蜷局

魏牟皇皇以戀闕兮嗣宗塗窮而慟哭何賢哲之達觀
兮猶委心於榮辱諷龍蛇之至言兮勵浮雲以自勗聳
韓廟於袁疆兮哀逢辰之不淑黜百家以述聖兮排二
氏以箴俗雖馴鱷以開雲兮卒罹殃而粵逐弔楚繫於
江潭兮披騷經而三復椒蘭妒而構讒兮嫉蛾眉而謠
詠怨靈修之不化兮傷郢都之傾覆式彭咸以自靖兮
葬汨羅之魚腹涉長沙以風駕兮嗟賈生之天年遭漢
文之殊遇兮何卒困乎絳灌之巧言闢宣室以徒召兮

賦鵬鳥而自憐挺異才以命世兮竟齎志於重泉亂衡陽之洪河兮屬沅湘之大川覽吳楚之上游兮極耳目之偉觀瞻柳侯於永郊兮薦蘼莪以羞筵世溷濁而壅塞兮紛妒忌以蔽賢慨四子之一轍兮差異代而同患士不遇以永歎兮諒自古而已然望朱垠以俶裝兮指象郡而驤軌肆流目於南疑兮悵重華之野死蒼梧曼曼以在望兮悼二妃於江之汜山龍從以造天兮嵐昏昏而晝起桂樹叢生於崑阿兮春炎炎其若暑壤濱海

以沮洳兮土墊濕而恒雨猺獠猴以伺人兮或雕題而
黑齒蝮蛇蓁蓁於中林兮蜮含沙於淵水雄虺九首以
齧齧兮封狐捷而千里何此邦之炎瘴兮固蠻族之所
止徵禹迹之所不到兮檢職方而未序訖漢帝之喜功
兮肇開拓而疆理猗皇風之泰昌兮界昆吾以為宇邑
五嶺以作藩兮括百粵以置吏朝越裳以重譯兮撫交
州而即叙眇余躬之陋微兮敷文教於茲隅戾泮宮以
振鐸兮選青衿之秀儒懼聖遠而言湮兮病曲學之支

離列四科以作人兮愧五教之未施憑丘墳以願志兮
寄絃歌以自娛聞老聃之適我兮講道德之玄虛蒙莊
遁於漆園兮馳放言以恣睢虞卿窮而亡聊兮猶發憤
以著書苟斯文之未喪兮竊希志於前規吾將籠今古
以騁驚兮掇罔象之玄珠亂曰去鄉遠遊心不樂兮自
冬徂春將焉薄兮炎州卑濕風土惡兮魑魅晝出瘴癘
作兮狐死首丘不忘故兮代馬北風尚知慕兮世不我
知羌誰愬兮歸歟歸歟娛竹素兮

遊中隱山賦

并序

俞安期

余歷覽寓內巖洞率多幽奧杳冥入必需燎其不需燎者復促局亡奇未有如中隱之洞博敞寥朗瓌譎幻化複閣層樓上下相直雲精縈石瓊乳琅華畢態矜奇並陳在矚者矣夫桂稱七星棲霞為冠詎不邃深瑋麗艷目驚魂顧其采阻既艱涉歷易困一濡遊足罔胥後期至若陟降威夷廣衢坦道雕堂華館砥室旋房坐匪張燈行無秉燭若逍遙天表出入潭居累禩經年蔑有息

金匱要略卷一
厭者則余於茲有不容畢讚焉爰因汝成退之二王孫
之導遊也迺為賦以記之其辭曰

擘余轡以遊教兮經桂林之西牧越層岡以招余覽兮
曠膺膺之平陸睇孤岑之嵒岼兮石嶒岵以上矗億峰
巒遙環衛兮曾不坡連而坂屬王孫申申其謂余兮茲
寔鏤鏤乎亭毒眇一拳之耿介兮函石室之二六參欣
欣其載馳兮聿迺戾乎南麓望巖扃上下以相沓兮若
增樓之穹窿覆捷獵而重注兮基複疊以卑崇豈縣居

之承乎雲壙兮殆井幹之起乎漢宮相峻壁之直削兮
慮奚途之可通循下成以東行兮戴縣厓之玲瓏轉石
關之顯敞兮恍蒼龍之巍闕路修夷其若砥兮孰揆之
以水臬進百步而始折兮欵北戶之高豁欣先後之通
朗兮悟來往之相達信勁風之借道兮何鬱雲之可泄
琅葩舒以駢垂兮瓊液凝而連綴紛瓌怪之多端兮畢
旅陳而昉列拾瑤而乘飈兮出修門以上征步雲堦之
高衢兮吾將復乎西行呀玄扉之陰翳兮入裴徊以周

經度重壁之西偏兮臻鬯達之南榮怪須臾之厯力兮
胡驟及乎仙庭眩雕宮之燦閭兮儼帝所之高營與旋
室之翼翼兮煥陽榭之昌明寫虹蜃之環宇兮擬閭闔
之負門玉柱扶以隆岨兮棖棖承而縱橫文獸負隅而
欲屈兮彩虬遶梢而若驚雲霞繪以駁錯兮翠塗宇而
晶熒繚廣野以延睎兮宛太渟之靈丘亘迴谿以下繞
兮縮青瑤之津流峰戟攢而刀立兮邈羽衛之四周眷
卉木之蔥蒨兮移瑤林琪苑於神洲始怳怳於目遇兮

復迴惑於心謀允神明之來憑兮度輕舉之所遊諦視
察其迺悟兮即始望之增樓亂曰帝之下都疇或宅兮
羽軒風駟迺可息兮繫余何人獲登陟兮肇作斯頌播
無數兮

漫泉亭賦

并序

闕

洙

漫泉唐元子漫叟所銘冰泉也去今七百餘年泉湮銘
石廢亦其宜矣然銘字盡泐獨元子官名尚存若冥護
然者吁亦異矣哉今御史大夫崑山葉公重元子仁政

箴有官君子以啓迪民教作廢而易名蓋非細故也公又紀文於石而亭覆其上洙為之賦義無他取亦同歸於賢元子而申警在位焉耳其辭曰

天與貞良七葉中唐令聞令望漫叟漫郎繫大厯之初載駐玉節於南荒諭蠻酋而王化洽綏八州而民事康爰顧以瞻曰此邊土政雖少紓俗或未煦乃駕輶車乃歷險阻乃采風謠以問疾苦於時蒼梧東瀛水北地闢玄脉泱泱涓涓盈盈渙渙注醴泉之芳溶溜石髓之香

液滙六月之甘寒貯兩涵之深碧挹之而杯勺冰漸歆
也而齒牙霜刺青飈颯兮淒容睿月湛其流魄斯嬋潔
於檐帷又鑑榮於榮戟心爾醒兮澄源熱斯濯兮疏澤
於是俯而歎仰而興佚休泳美命名曰冰代堅貞於星
魄繹雅思以鐫銘穹龜負兮屹屹蟠螭紐兮亭亭麗林
谷兮鳳鸞翥燭天壤兮奎章明雖星移以物換愈境勝
而地靈火山畏滋而收饑疾疫飲潤而攸寧亭累廢而
累植卒毀燦於遐齡聖明盛世用賢致理盡嶺海之瘡

瘼出弼巫之德履象冠兮峨峨繡衣兮煒煒曰撫曰巡
於泉至止莽四瞻兮就湮碑一角兮無幾洗蝸篆於蘇
青剔蚓文於苔紫固皆殘蝕之無餘僅存官名於元子
噫吁嘻殆天乎哉光有唐而欽庶位表楨幹於賢才擢
忠貞而偃蹇庇民物而勞來耿遺文之光燄恍誦讀以
增懷今復全名於毀石夫豈人力之能為矧於泉而固
丘澤之儼在抑茲州而又仁愛之所為忍置焉而不治
於以慰遺黎之永思乃鳩而工乃斲而木爰葺爰營紀

勒貞玉易漫於冰兮人政之潔浮於泉茲泉以亭兮益
因泉以覆茲屋庶登斯亭也曰元子也仁明之牧而觀
斯泉也昔冰寒於水今冰凜於人寧不滌煩洗熯引後
兮光明所係兮匪獨敦民教兮警士風夫豈適觀游兮
而於斯取繇亂曰有唐元子賢也哲兮皆溷濁波乃獨
潔兮受命南綏駐玉節兮嗜泉甘寒曰冰冽兮刻以銘
詩溥莫竭兮後百千年石殘缺兮不有君子澤其替帖
兮易名覆亭匪資游轍兮爾古爾今民杭隍兮契仁於

斯庶啞啞兮凡百有官佩章曳兮履亭誦文嚙冰於熱
兮豈惟泉時漂兮去吾民憂永忘愒愒兮

粵西文載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二

桂林府通判汪桂林編

制勅

宣慰嶺南制

唐常衮

勅理天下者先務於遠安本人情者必令其上達或刑
罰不中德信未孚則生怨恚是有申諭朕以服嶺之表
方隅之大南盡百越專制萬里擇將置守常亦難之至

於遐遺屢有明誠俾施惠政以恤疲人而長吏議法不平作威以逞因其猜阻陷我忠良馮季康何如瑛等南方右旅累代純臣協其義烈之心積有艱危之効感於所譖虐用其刑無狀致辟遂生邊患朕自託人上每勞日昃法天地之生成弘父母之慈愛聞此濫罰惕然疚懷尋亦辨明特令昭雪如聞溪洞尚有紛擾哀我士庶勞於甲兵豈不求安良有以已所以更謀良帥先用舊德兼御史大夫徐浩歷典中外長於撫綏素所親信俾

其鎮輯玄冬之首當至彼方必能大布風化永清麾管
仍命尚書比部員外郎莫藏用往嶺南宣慰問以疾苦弔
以死喪其季康等遇害之家躬自存撫切加贍恤務令
得所以慰遺孤其軍州所有結聚明申中旨懸示大信
但能歸附即是平人豈唯復業安居當以隨才命職兼
至桂州宣慰應水旱所損或須蠲免宜與觀察商量處
置勉膺朝寄以稱朕懷

楊憑臨賀縣尉詔

唐憲宗

楊憑頃在先朝委以藩鎮累更選用位列大官近者憲
司奏劾暴揚前事計錢累萬曾不報聞蒙蔽之罪於何
逃責又營建居室制度過差侈靡之風傷我儉德以其
自尹京邑人頗懷之將議刑書是加愍惻宜從遐譴以
誠百僚

授盧戡桂府副使制

白居易

勅藩方之命采察雖得以上朝廷亦擇其可者而授之
至于昇副車首賓席自非才賢孰允佳選戡行義有聞

積學多識去於榮進樂在閒放以是為請宜乎得人由
山立而下或以吏能發為官業或以詞藻蔚彼雋髦各
從所適之宜以廣用人之路銀章赤紱耀彼華筵

授路貫等桂州判官制

勅藩隅之重委以侯伯軍民之要掌在賓寮貫等以文
行修身以智謀從事任廉問澄清之務撫華夸錯雜之
人俾其乂安實在參贊宜及寵命以光所從

授嚴暮桂管觀察使制

勅漢置部刺史掌奉詔條糺吏益今觀察使職耳桂林
秦郡也東控海嶺右扼蠻荒自隋迄今不改戎府地遠
則權重俗殊則理難馴而化之非才不能朝議大夫前
守秘書監驍騎尉賜紫金魚袋嚴暮嘗守商洛刺黔巫
州郡縣道謐然安理是能用寬猛相濟之政撫夸夏雜
居之人故也迹其往郊式在南邦況爾操行端和文學
精茂賓寺書府善于其官勉副前言佇申後命

授鄭亞桂府觀察使制

崔 嘏

勅地連五嶺川東三江真千里之輿區雜華夸之阜壤
靜則可理動而難安思得長才以綏裔俗求於僉論多
曰汝諧給事中鄭亞識洞古今清惟端愿富三冬之精
學控六變之雄文早昇甲乙之科雅有詞華之譽周旋
彩署堂堂表題柱之榮糾正霜臺肅肅有埋輪之志人
推長者時許多能泊入贊黃樞起居青瑣彌縫闕漏袞
職以之無遺參酌憲章國典由其益振朕方弘理道志
切惠人精求廉問於潔清奉已宜思於簡儉無以地遠

而忽其簿書無以官尊而怠於統馭將斯富庶必在嚴明承我寵榮勉思報效

授李鉞邕州節度使制

崔遠

門下漢之上將或委登壇古之萬夫用期觀政所以典禮素難於方面僉諧遂舉於寵章我有勲勞豈佞恩擢具官某秉節持重抱器謙明既熟戎韜兼通軍制拂青萍之出匣百鍊無前整紫燕之追風千金莫對感激而雷霆助順訓齊而貔武增雄爰自先朝薦逢多難功烈

昭著金石無渝且聞宿衛之忠亦著載馳之效每切盡瘁于十年爰用陟明于一志乃睠邕部實惟舊藩接服嶺之要衝連絡越之輿壤付茲重寄緊爾雄才爾當清以臨人和而馭衆善施條教動慰蒸蒸黎蘇我疲封佇成樂土爰峻保安之秩式崇鎮撫之名往惟欽哉勿怠不訓

授裴詒監察御史裏行桂管支使等制

杜牧

勅守臣有司上言請士皆曰詔等士旅之中有政事科名清廉公謹嘗經職守衆稱有才古人於一飯之恩尚有殺身以報之者況於知己得不勉之

授孫德昭安南都護靖江軍節度使制

吳融

門下夫捍大患者必見危授命立奇功者乃知幾其神苟非憤激於衷義形於色則安能彰明大節果毅一時正垂象以回天決浮雲而出日惟人所至何代無才既

得忠賢卓然超異宜加寵數用激人倫具官孫德昭河
右英才山西勁氣通白猿之劍術得玄女之兵符振迹
和門登名勇爵非義不服惟忠是圖克揚羽衛之事功
罔墜先人之職業朕疊生不測禍起非常儲皇因逆黨
脅從大寶為渠魁搖動萬乘憂辱兆民震驚爾能首倡
義師力扶王室率貔武於重城之內戮鯨鯢於兩觀之
間出予榛棘之前復我當陽之位今則皇綱反正天性
如初議臣誠則冠彼羣倫語將略則高於一代是用授

之旄鉞帖以鈞衡既兼保傳之崇仍益井田之廣階升
一品職重六卿誠謂殊榮未酬忠力勉圖終始用保休
光

授石善支鎮武節度使滕從克邕州節度使制

陸 扆

門下朔野雄藩地臨於強鹵海濱巨屏境接於諸蠻苟
非威略不足以鎮寧非惠和不足以綏撫其有久傳留
務具著能名雅擅分閫之才宜賜登壇之命具官石善

文夙知邊事素練戎韜驍騁風無遠不適具官滕從
克早習兵機常懷忠款豪曹出匣其銳難當而能誓建
功名克遵紀律洎膺試用咸務恪恭封疆遠憚其威聲
溪洞每懷其信義固可以靜茲絕塞阜彼遐陬使風烟
罷驚於北陲琛賫遠臻於中土方肩重任宜洽優恩俾
真旌鉞之權同任藩宣之寄或榮遷端揆或晉秩秋官
勉竭厥誠貳則有辟

授鄭愚嶺南節度使制

王 堂

門下朕推轂求材登壇命將每於邊遠尤屬賢能況邕
南地介蠻鄉甫新戎號外虞連歲瘡痍焚劫之餘上將
開藩兵甲繕完之始中權所寄慎固尤難用迴壤接之
仁往整澤竭之旅具官鄭愚價高東序氣茂南薰挺超
卓之奇名蘊精剛之利器詞源獨湧其波濶經筵莫窮
其韜略貯自郗堂塞秀儉府華署諫垣聯翩羽翰郎曹
史館洋溢聲光益部播戎率之功商嶺著條刺之迹博
洽強志居無流心遠略精能動有餘地日者著其業用

委以察廉果能宣布惠和講求利病纔報下車之政已
蘇闔境之人發為歌謠流滿道路朕以朗寧地分零桂
兵控夸蠻將以重城鎮於兩江壯服嶺於西道俾崇旄
節用固疆陲而屬統馭有乖拊循生變戎章既失城守
已離宜得通敏之材以敷勞徠之旨是用輟於鄰部授
以軍旄載觀易地之能俾服揚旌之貴既懋帥節仍長
憲臺勉承顧遇之榮佇覩輯柔之績

授蔡京嶺南西道節度使制

門下天賦全材所以登將壇而衛王室國有令典所以
舉吏能而懲慢官其有學業優長理行彰顯則宜賜殊
常之命行不次之遷乃崇德報功之旨也朝散大夫權
知太僕卿克荆襄已南宣慰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蔡京學富縑緗文含組繡識略甚遠智能出羣本于
孤貞濟以勤恪驛騶蹀躞向天路以無疑鵬鶚騰凌入
雲程而不返早以豐藝陟于高科周旋宦途振舉官業
簪白筆而獲聞峻節擁朱輪而克播清風班資既崇聞

望彌重去歲藩臣失守蠻寇犯邊永令遐長莫窮根本
用爾竒事申予至懷目前而情偽皆分言下而安危可
決運深謀而禦敵寧遠裔以成勲適及迴車召於便殿
敷陳之際備得機宜浣吾憂勤賴爾忠藎遂以月卿之
秩俾酬星使之勞爰藉變通更資宣撫載圖嘉績用洽
憂思朕念海濱而南邕為重地城臨甌駱俗本剽輕居
常則委經略之權有事則付節度之任是用改其舊號
建以新軍一時之榮千古無對爾其頌惠養以馭衆示

寬嚴以訓兵濟活鄉閭保安谿洞貂冠近侍之首烏府
亞相之尊也當此權位宜如之何嗚呼特舉徽章真謂
殊渥苟或失職吾何望焉勉於奉公勿以為喜

諭宜州蠻界人戶詔

宋
宋太宗

朕託兆庶之上處司牧之重照臨所暨撫養是均矧於
遐陬尤所軫慮昨以知宜州事侯汀失於綏輯恣其侵
牟致茲邊圉起為寇盜侵騷閭里虔劉士庶及興師而
討伐乃畏威而竄伏朕以興戎召釁責由於汀爰舉國

章削其官秩汝等所宜體予含垢革乃前非安土厚生
保境延世嬉我至化是為永圖或尚恣於陸梁當盡剿
其族類

廣南西路提點刑獄虞部郎中李永德可金部

郎中

余靖

勅某夫天下獄訟多矣專付郡縣之吏則恐鬱滯而不
伸盡俟朝廷之報又慮填委而為累必擇明察總其綱
領以爾嘗守一郡而寬猛得要俾察庶獄而按視必精

果當厥職而民無怨讟結其成課升之左曹勉荷恩榮以副欽恤之意

平廣賊儂智高曲赦江西湖南德音

呂 臻

門下朕紹承基緒維御幅員丕循燕翼之謨慎固盈成之守內之則詢求文理外之則講練武經冀此烝民臻於至治屬溪蠻之興孽承邊吏之失防踰越土疆繹騷生聚薄言問罪爰命行師最爾狡兇尋抵擒殄然念江

湖之列郡實鄰海嶠之遐陬封域犬牙道塗棋錯或護
巡城堞或輸輓糗糧奔馳險艱暴露丁壯凡此調發豈
無勞煩茲惟睠瞻採用嗟惻宜推宥典曲示矜懷可曲
赦江南西路及荆湖南路於戲寇盜猖狂既仗剪平之
畫生靈瘵弊必資生養之方咨爾庶官體予深意

皇城使漢州刺史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張整等

降官添差監當制

劉 敞

中國之所以臨撫戎蠻常以威位結服其心豈其夸於

殺人見小利而起後害乎爾等咸以選擢見任邊徼貪
於首功輕肆剪戮無辜橫死近二十人文書自營謾不
以實覆案究極惻然傷嗟宜正典刑以慰遐僻差奪官
秩用懲無狀尚體寬恩思自悔咎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
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歐陽修

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況廣東西之

路於東南尤為遠者而吏多不良吾之疲民既有賦歛之勞而今又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為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遑暇於安居哉汝為吾往其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尚有榮名以為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繫汝之材吾惟責成爾可自勉

廣西轉運制

曾 鞏

自既開百粵而地盡南海提封萬里莫不內屬本朝之制始分桂林以為西部非獨鎮撫吾民亦以綏馭山居

谷聚並海之蠻夸故將命而使其選常重爾嘗試而可
居是用任屬惟柔遠則能邇其務宣布上恩輯寧異土
無失朕指往欽厥司

張整皇城使廣西鈐轄加遥刺再任以交人理
會地界之故
蘇轍

勅具官某桂林諸郡帶山並海控引裔夸比雖少安而
備禦之宜常苦寇至爾以才勇謀幹久於其地特加遥
州之貴仍領兵鈐之重勉圖方略以荅恩寵

高遵易改知全州制

勅某黔南雖遠而任寄為重爾以親往憚於險艱改命清湘以安祿養孝治之篤豈惟爾私

黃禰知賓州錢師孟知橫州制

勅具官某等嶺南諸郡土曠民稀而密通夸落以疆場之政為重故守土之吏常選於右府以爾禰仕至通籍而帥臣任以軍政以爾師孟雖為勇爵而習於文法之治安城寧浦有民有兵其先為安靖以待外侮知予所

金匱要略卷二
以命爾之意

前守桂州錄事參軍胥世程可太子中允致仕

沈邁

勅某州縣之職勞矣汝奔走其間至於老而自謝以去
予思所以慰汝之心使著汝之籍於朝休哉往保爾福
於家

廣南西路鈐轄皇城使忠州刺史宋定可果州
團練使舊官充廣南西路安撫都監兼知宜州

勅某嶠外夸獠數叛不賓誠德不足以懷也將威不能以服也宜州在西之衝為一都會鎮禦備豫尤難其才惟爾定材武忠勇有古將帥之烈周旋南鄙勤勞不怠是宜舉其已試之効優以團結之秩撫輯一道專守千里有民有兵其任重矣爾其宣我德澤揚我威制尚使蠢爾之蠻向內來化時乃之功其往祇服

宜州鄉貢進士區宋臣可本州文學

勅某遠人之陋學者常少有能自表於衆是可進焉以

爾宋臣出於嶺徼而嘗與計偕來今且老矣而無所成
其名自陳於朝有足憫者錫爾一命歸榮州里尚使海
隅之俗知有所勸

廢所置郡詔

元祐初諭湖南
北及廣西路

宋哲宗

國家疆理四海務在柔遠頃荆湖諸蠻近漢者置城邑
以撫治之後知其無用即廢罷宣和中議者以為招致
熟番接武請吏竭金幣繒絮以啗其欲捐高爵厚俸以
侈其心開闢荒蕪草創城邑張皇事勢僥倖功賞入版

圖者存虛名充府庫者無實利不毛之地既不可耕狼
子野心頑又莫革建築之後西南獠夸交寇而谿峒之
蠻亦復跳梁士卒死於干戈官吏沒於王事以此知納
土之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由生也因詔悉廢所置
郡

初封文惠侯告詞

宋徽宗

勅文章在冊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為不朽生而昭爽
後且不亡惠我一方是宜崇顯柳州靈文廟唐刺史柳

公仕於唐室卓有才名厲志精頗記覽浩博貫穿經史
溢為詞華覽其遺編灼見志學龍城雖遠不鄙其民爰
出教條動以禮法家富有業經學有師風行俗成田里
悅喜自言將死館我羅池今數百年英靈猶在祈禳禱
祀如響應聲水旱疾憂咸有歸賴啟封侯爵因民之情
尚其知歆永庇南土

加封文惠昭靈侯告詞

宋高宗

勅柳州靈文廟文惠侯生傳道學文章百世之師沒以

神靈福祐一方之庇是有功德於人者其於爵號何愛
焉惟神望冠河東名高唐室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
裕民出守柳城終享廟食焄蒿之際肸蠁必通屬者春
夏之交雨暘愆候禱焉即應歲以是豐故郡人願請諸
朝而使者遂上其事朕嘉神孚惠爰益褒封尚赫光靈
保有常享

陳昌禹除待制知靖江府

張綱

朕惟屏翰之重不可屬非其人矧吾桂管要衝控帶西

南之地兵民所寄謀帥尤難非夫術略威權見於已試不在茲選具官某忠勤自勵風力有聞簡於公朝屢更煩使比嘗付之郡政究其施設之方治有能名遠近信服是用嘉其顯效畀茲巨藩升華次對之聯增重中權之任朕方以安民為武耀德為威往體至懷毋求奇功以煩憂顧

賜徽猷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周操再辭免知全州及奏事恩命乞改除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周必大

卿以侍從之良而名在諸侯之選易州趣覲益將聞嘉猷詢民瘼也而卿前既引年今復辭疾殆異乎體國之誼矣其重賜璽書以著予意匪常禮也朕於卿簡眷如此卿得不為朕一行乎

李如岡改差知靖江府

周麟之

聖人之愛民莫大乎同仁一視臣子之事上豈辭乎宣力四方均曰帥藩何嫌改命以爾持橐之舊剖符之良

於獻納論思之時知得意志慮之本再歷鉅鎮撫吾嘉
師雖延年不進於治功未能逃責而嚴助願圖於計最
不可廢才方頌峴首之符復易桂林之節邈彼都會介
於海陬惟靜鎮足以寧爾邦惟綏懷足以固吾圉往懋
厥績式孚于休

成忠郎邕州橫山寨招馬管黃世明轉兩官

樓 鑰

勅具官某戎馬之須多自南徼爾招誘盡力累賞日厚

併陞二秩以旌其勞

直秘閣京西運判朱晞顏直煥章閣知靖江府
勅具官某桂林為嶺右都會控制最遠帥閫久虛論擇
尤遴惟爾儒雅醇明練達世故益嘗為部使者矣當鹽
筴蠱弊之後協心扶持民懷其惠輟京西飛輓之重還
撫南方增堯章寓直之名用為爾寵內安氓俗外戢蠻
蜚人心知向條教易孚予自以為得人爾其有以稱此
哉

廣西運判方崧鄉京西運判提舉張釜廣西運

判

勅具官某等嶺右分百越之半會計匪輕京西總三司
之繁事權尤重爾崧卿儒雅飭吏廉按有稱是用易以
襄漢之節爾釜清白傳家歛散惟謹是用國爾桂林之
居道里略同委寄無異飛芻輓粟既資辦治之才攬轡
登車益抗澄清之志爾惟自勉朕不汝忘

姚渠知邕州

勅具官某南晉除八嶺在控制蠻方唐則分建五管今亦併護數州權任亞於連帥選侯顧不重哉以爾莅官不苟有趨事赴功之心治施與靖成有聲績班班可記今又命爾以此邦固國寧民尚其勉哉

勅封梁熹忠祐侯吳輔顯義侯制

宋理宗

王融為郡僻處嶠南昔在天禧獠獠為梗爾熹爾輔奮起遐裔身率義旅鏖擊以斃魂強魄毅為鬼之雄大荒

其民國家於爾神褒賚之渥亦惟遠俗艱窶寇竊水旱
之不常非神無以託也祇服休命益介祉祥特封梁為
助信靈應忠祐侯吳為助順靈濟顯義侯

諭廣西谿峒官民詔

明
明太祖

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人此古先聖王威德
並施遐邇咸服者也睠茲兩江地邊南徼風俗質朴自
唐宋以來黃岑二氏代居其間世類則保境土世治則
修職貢良由其審時之幾故能若此頃者朕命南征八

閩克清兩廣平定爾等不煩師旅奉印來歸向慕之誠
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諭爾其克慎迺心益懋厥職奉
宣朕意以安居民

諭靖江王府文武官詔

洪武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典寶副林清齋到從孫守謙
表知已達長沙矣朕歷覽表之副本文辭妥帖誦之忽
思從孫之遠行不覺淚下而又沾襟今進表使歸朕特
諭爾王府文武衆官即今守謙未壯志若孩童既出鎮

於西南必文武之臣謂守謙之已能若倚之而不謀縱之而不導又非賢人君子然孫幼而戇凡導以仁王之理少有不從從容必以歲月而成其德守謙本幼朕輒敢令行者為何益謂所保者文武是也諭至爾諸人格恭朕意日夕毋怠

勞廣西衛指揮勅

朕惟桂林之域左蒼梧而右蠻溪地多烟瘴命卿戍守已有年矣今當盛暑遣人往諭爾其撫士卒調飲膳勿

使瘴癘有乖卿其慎戒之

方國真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王 禕

自元政既微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業及天下兵起遂角立一隅以為民之保障其後果得所歸以全富貴是亦可謂豪傑者矣以爾方國真材器雄毅識慮深遠知世道將不可為乃奮於東海之濱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守三郡而威行於海上得非一時之豪乎然奉貢於我益亦有年終能知幾達變舉族來歸

富貴功名保而不失始終自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轄列名外省食其祿秩綴於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其恭慎以自飭暇豫以自安益勉令名庶圖報稱

永樂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勅

明成祖

勅總兵官征忭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右參將雲陽伯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巡按御史奏柳州武宣千戶所及水竹屯桂林永福縣三處有賊人在彼作耗殺擄人口深為民患回軍之際就便發軍剿除此寇若見安南大

捷之後必來向化然其心叛服不常難以聽信雖不盡殺亦遷徙北邊克軍毋使復為民患切戒飭官軍毋得傷及善良今就錄奏本與爾觀之故勅

永樂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

勅近得廣西都司等衙門奏桂林府修仁縣地面有賊人將軍前差來報聲息舍人并馬匹擄去及永福理定古田潯州桂平等處俱有賊人在彼行劫前因柳州府武宣等處被劫已勅爾等回軍之日就便勦除今觀此

賊肆無忌憚居民多被其害回軍勦除之切不可聽其
歸降必殄滅之殺戮不盡者亦當遷發遠處充軍庶不
貽患亦須戒約官軍毋得誤傷善良今就錄奏本與爾
觀之故勅

永樂五年六月十一日勅

勅前勅爾等回軍之時就行勦捕柳州等處作耗賊人
將班師之日可預遣人密報韓都督約定期會令其與
爾等合兵勦除之爾更擇能事都督及都指揮管領三

萬人別由一路俱進務必殄滅盡絕毋遺民患茲事尤
在謹密不可令一人知之尤不可使人知爾班師定期
庶賊無預有所備故勅

永樂六年正月初四日勅

勅近得交趾布政司奏坡壘丘溫隘留三處乃交趾咽喉
其地有瘴官軍難於服習欲於附近思明太平田州
等處量其土軍設立衛所照依陝西潼關四川瞿唐軍
隸廣西民屬交趾庶幾人習水土又得互相制馭勅至

爾等會集計議斟酌行之務在兩便故勅

宣德十四年四月勅

明宣宗

勅總兵官都督山雲及廣西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今後
外夸遣人朝貢及奏事者須驗其真偽及所貢方物馬
匹多寡所奏事體輕重酌量遣其正副及從人來京少
者二三人多者不過二十其餘從人悉留在彼日給口
糧館待候赴京使人回日帶領同歸庶省邊途遞送供
給之勞凡朝差遣內外官員人等來公幹者必須索看

勅及五府六部勘合公文明白方許施行以防詐偽不許憑口說輒便聽從所轄軍衛有司等衙門悉令知之違者處以重罪故勅

正統五年七月初一日勅

皇帝勅諭廣西布政司右布政使李曰良按察司僉事鄧義及巡按監察御史朕惟饑饉之患雖治平之世不能無之惟國家思患預備斯有其濟自古聖帝明王暨我祖宗咸重於斯洪武中倉廩有儲旱澇有備著在令

典民用賴之比年為任州縣匪人不知保民隳廢成法
間遇饑荒民無仰給今特命爾等總督廣西各郡預備
之政其精選各郡縣官之廉公才幹者委之專理必在
得人爾等則往來提督朕承祖宗大統夙夜惓惓以生
民為心爾等其祇體朕心堅乃操勵乃志精乃謀慮勤
慎毋怠凡事所當行者並以便宜施行具奏來聞勿急
勿徐須處治有方不致騷擾而必見成效庶使猝遇饑
荒民生有資不致甚艱汝等皆朕選擇而使者必精白

一心以副委任其往懋哉如所選委官或先有差遣即別差官代理其先辦之事今選委者專理預備爾等及選委官遇當考皆須事完然後赴京惟御史按治所行事如舊其提督預備之務聽從接管

勅總兵等官撫安桂平等處地方

得潯州府奏前年桂平縣大藤峽等山賊時常出沒劫據居民未及二年其石門大信寨嶺竹踏蒲竹古榮等山賊藍盛九等復聚五百餘人自正統五年十月至今

年二月節次流劫本縣及平南藤容三縣民人五千餘家被其殺死及傷者多又擄去男婦六十餘人牛畜近百强占近山一帶百姓納糧田地耕種搶劫不已然不聞爾等奏報此事果若有之爾等皆居顯位何忍坐視又聞總兵官雖調湖廣等處官軍在彼哨守其不服水土病死亦多以致賊無忌憚民罹其害此事豈可坐視勅至即公同計議各委的當堂上官一員往彼會知府等官斟酌民情事勢如何且遣人撫諭如賊能革心順

服將所擄男婦牛畜悉還原主如賊始終不從撫諭則緝探巢穴所在量賊多寡強弱就調附近官軍土兵前進必剿除之以安邊民用兵之際須分別善惡不可濫及無辜以招天譴慎之慎之大抵滅賊之道重在首惡如其果能悔罪從命撫而定之尤為善策蓋朝廷付爾等以一方之寄則一方之民命皆係於爾數人宜夙夜用心以求安輯夫馭夸之方必恩威並施善計熟慮務出萬全定計即行仍具奏來但於行兵須嚴明號令不

許擾害平民欽哉故勅

諭討桂林修仁等處蠻

詔諭總兵官安遠侯柳溥參將都指揮僉事田真等奏
桂林等府修仁荔浦等縣蠻寇遞年不靖劫殺鄉村拒
敵官軍不罷撫諭議欲今年秋成率兵抵巢勦捕請調
貴州原操備官軍協力殺賊等因已勅參將都指揮同
知郭英等選調精銳官軍二千員名各帶衣甲器械等
件委都指揮統領八月終前去廣西聽爾等調用事畢

仍令各回原衛所休息彼軍士遠道跋涉艱難爾等官
加意撫恤養其銳氣令協助殺賊毋分彼此致其失所
爾等屢奏前賊為惡不已請發兵剿捕朝廷重惜生靈
不忍加兵常命爾等計議撫諭爾等仍持前議已准所
言勅至爾等悉依前處置計議停當量調官軍土兵選
委有智謀勇敢都指揮等官管領爾總兵參將議委一
人親率前去仍先差的當頭目往彼撫諭就緝探賊徒
巢穴出沒之處相機進剿庶得萬全布政司按察司各

委老成能幹官一員隨去協助總兵等官行事務在同
心合議獎勵將士申嚴號令共圖滅賊以除民患切不
可偏執已見輕率行事貽患邊方及縱令官軍妄殺平
民自取重愆殺賊之際布政司按察使官隨總兵等官
臨陣閱視官軍有生擒賊徒及斬首者即紀功明白回
兵之日從實具奏以憑陞賞不許徇私濫報其有慢令
悞事者輕則同總兵等官量情責罰重則奏聞處治朕
惟出兵滅寇國家大事必有成功然後可以威服蠻夸

久遠安靖若無成算徒勞師旅適足以啟蠻夸輕玩之心為患何有已時爾等受朕重託宜以滅賊安邊為重夙夜盡心經畫必使軍威振舉賊徒殄滅邊境肅清庶副重託爾等其敬之慎之故諭

正統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勅

皇帝勅諭廣西慶遠府柳州府原額并新設巡檢司土官副巡檢文致顯等朕統承大位重在保民賞善罰惡祇承天地之心命官為治悉遵祖宗之政舊制於各司

府所屬地方處置衛所官軍以防禦強暴又於險要之處設巡司官兵以捕賊盜故兇惡屏迹居民獲安曩因廣西府縣境內或有盜賊生發攘害良民嘗命總兵等官整飭巡司官兵比得總兵官參將并三司巡按御史等官奏請添設巡檢牌兵及保奏爾等平昔夸民信服才能可用請授職管事俾各效力保衛邊民朕念爾等道里遙遠往復艱辛特推恩授爾等俱為副巡檢遣人王信賚勅前去宣諭除授新役衙門給與印信爾等宜

體朝廷選拔任使之意謹守禮法勉圖補報聽按察司等官提督專一管領僉到牌兵操練武事修理該管橋梁道路哨守地方遇有盜賊即與鄰近巡司官兵并所在哨守官軍相應截殺實有功者開報總兵等官及三司巡按御史類奏以馮賞勸爾等不許盤詰客商濫受民詞違法害民失候事機違者必罪不宥爾等其欽承故諭

誥贈葉禎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制

朕於羣臣服勞職務者皆有寵異之命而死於國事者尤加褒恤之恩所以厲節而勸忠也咨爾廣西慶遠府同知葉禎發跡成均擢官郡佐廉以律已誠以愛民頃以蠻寇之縱橫不忍小民之荼毒殫力保障務殄渠寇率困兵以靖妖氛同子姪而蹈鋒鏑竟伸敵愾之意卒全垂死之民闔郡聞之罔不悲感顧此忠義朕深加憐茲特贈爾朝列大夫廣西布政使司右參議嗚呼蘇緘擊智高於邕管偕子孫以捐軀馬堅摧海牙於靜江胥

將士而殞命念爾之節奚讓古人用錫殊恩永垂不朽

勅諭御史王允

廣西潯梧柳慶等處盜賊連年流劫鄉村擄掠民財邊民受害朕甚憫之近言者必得廣東調兵與廣西會合夾攻庶幾可滅然廣東亦累報茂名等縣賊寇出沒不絕兩廣賊勢未審緩急若何遣將調兵難以遙制今特命爾星馳往彼審勘廣東賊勢如果少緩即便會同彼處鎮守巡撫內外官員著令都督董興量領大軍并彼

該調輪班官軍前去廣西會同都督僉事武毅等將賊寇剿滅以靖地方若廣東亦賊勢未寧董興難於調動或先調輪班官軍前去接應務在相度事勢從宜區畫停當而行

勅諭土官鎮安府知府岑鉅東蘭州知州韋祖紘

明孝宗

近該總督兩廣兼理巡撫右都御史奏紘奏廣西各土官僻陬遐壤阻遠聲教一有忿爭輒相讐殺往歲有此

事情每差思恩府岑瑛撫講或有執迷就彼久居戒約
省諭務得息爭竣事然後回還自本官既沒之後各地
方有事但委三司前去因不諳夸情言語不通往罔克
濟今訪得鎮安府知府岑鈺東蘭州知州韋祖紘皆土
官中素有才力為本類所信服者乞勅各官照例聽差
撫講等因朕念爾岑鈺韋祖紘世守本土克篤忠誠特
允本官所奏降勅與爾今後凡各土官有事或互相仇
爭爾即聽總兵官差委往彼地方審其事機從其土俗

道之以禮法諭之以禍福示之以朝廷之恩威務使其
心曉然開悟帖然信服仇怨以息地方以寧斯見爾不
負於任使毋或託故避難以貽地方之患爾其欽哉故
諭

追封慶元伯伯夫人制

德積於先者大則慶延於後者宏豈惟天道福善之足
徵抑亦國家報功之有典也咨爾聖母孝穆皇太后之
父韜光嶺海篤行鄉邦久著賢稱丕膺景祐是生聖女

配我先皇誕育眇躬君臨天下顧發祥之有自可思義
之無伸茲特遣封爾為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慶元伯謚端僖立祠致祭用昭積累之厚允愜慰
報之情精爽如存尚其歆鑒國家推恩外戚必原其所
生既崇秩以封其身又寵號以表其配益褒德旌善之
典古今帝王之所同也爾唐氏乃朕聖母孝穆皇太后
之母秉德儉勤賦性謙嘉積慶深長致生賢淑贊天成
化敦本垂祥是用封爾為伯夫人國渥方殷綸光遠被

冥靈式慰永播鴻休

獎勵姚鏌等官勅

勅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姚鏌總鎮兩廣太監鄭潤
及鎮守總兵官朱麒巡按御史劉頴各奏逆賊岑猛父
子構難一方糾合叛目殺官奪印仍煽誘斷藤等峽賊
徒共相為亂地方殘害奸謀莫測爾等乃能申嚴號令
飭勵官軍分哨統兵併力夾攻破其巢寨擒斬首惡其
功可嘉且岑猛以梟雄之志背恩拒命已十餘年爾等

奉命征討接戰之間遂能殲厥渠魁餘黨潰散若非謀
斷素定紀律嚴明安能有此今特降勅獎勵以旌其勞
但伊子岑邦彥及叛目韋好未獲爾等尤宜殫心竭慮
獎帥各哨官兵多方設法乘勝攻勦務期盡絕以安地
方勿以一勝自生驕怠以致遺孽滋蔓有隳前功亦不
得貪功妄殺濫及無辜斯稱朕委任之重其欽承之故
勅

粵西文載卷二